



经典插图版·伴你一生的传世名著

城南旧事

BAN NI YISHENG DE
CHUANSHI MINGZHU

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



伴 你 一 生 的 传 世 名 著

城南旧事

林海音 / 著
王 蔚 / 画

BAN NI YISHENG DE
CHUANSHI MINGZHU

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城南旧事/林海音著;王蔚画. —杭州: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, 2012.9 (2016.2重印)

(伴你一生的传世名著:经典插图版)

ISBN 978-7-5342-7088-8

I. ①城… II. ①林…②王… III. ①中篇小说-中国-当代-缩写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2)第 177811 号

责任编辑 李艳鸽
美术编辑 邵安
封面设计 安少
封面绘画 邵梁
责任校对 沈鹏
责任印制 林百乐

经典插图版·伴你一生的传世名著

城南旧事

林海音/著

王蔚/画

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发行

(杭州市天目山路40号)

杭州杭新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 880×1230 1/32 印张 6.75 字数 104000 印数 56001—59000

2012年9月第1版 2016年2月第10次印刷

ISBN 978-7-5342-7088-8 定价: 12.50 元

(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影响阅读,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)



作家·作品介绍

《城南旧事》是著名作家林海音的作品。她以自己的童年生活为蓝本，讲述了上个世纪二十年代老北京的五则生活故事。

林海音(1918—2001)，原名林含英，小名英子。祖籍台湾苗栗县头份镇，出生于日本大阪。父母曾在日本经商，她出生后不久全家回到台湾，但很快(1923年)又举家迁往北平，居住在北平城南。《城南旧事》里的故事就是这个时候发生的。1948年，她同丈夫带着三个孩子又回到了台湾。林海音在台湾仍以写作和出版为主，为台湾文化事业作出了非凡的贡献，并以自己的成就和号召力，积极促进台湾和大陆之间的文学交流。这些贡献使她在中国文化界享有盛誉。

林海音的创作非常丰富，有小说、散文、杂文、评论等。著有长篇小说《春风》《晓云》等，短篇小说集《烛心》

《婚姻的故事》《城南旧事》《绿藻与咸蛋》，散文集多部。

《城南旧事》是林海音的代表作品。在上个世纪的老北京，不时响起小贩叫卖声的胡同、种着夹竹桃的四合院、屋里冒着热气的暖炉、厚厚的能直立起来的小棉裤、西厢房的小油鸡、佛照楼的八珍梅、小有天的冬菜包子、城南游艺园、大鼓书场……书中的小主人公英子被这些充满温情的事物包围着，又被慈祥而严厉的爸爸、操持着家务的妈妈、善良的宋妈等人宠爱着，再加上几乎每年都会新加一个的弟弟或妹妹……这样一大家子的生活故事仿佛一场韵味十足的大戏，要开场了。在作者的笔下，《城南旧事》被写得质朴真诚，美丽动人。

《惠安馆》讲述小英子刚到北京，这里的一切都令她感到好奇，最吸引她的是惠安馆门口总站着的“疯子”秀贞。小英子与秀贞建立了友谊，她幼小的心不能完全理解秀贞的遭遇，却对她充满了同情。而且多么巧，她在杂货店内结识的好朋友妞儿，正是秀贞日思夜想的女儿。这对母女重逢了，然而，等待她们的却是更加残酷的命运。在旧时代面前，个人与命运抗争的力量是多么的无奈啊！小英子从这两个人身上看到了人生的无常，过早地品尝到了命运的悲哀。

一个偶然的机会有，英子结识了一位陌生的朋友，并与他约定：我们看海去！这是一个永远没法实现的约定。这位朋友干的是一项见不得人的勾当，英子隐约觉出了什

么，幼小的她开始面对分辨“好人还是坏人”的人生难题。

至于《兰姨娘》，作者用“一身轻俏”来形容这位女性，实在是巧妙而又准确。兰姨娘还不记事就被家里卖掉，永远离开了亲人，可谓“一身轻俏”。她经历了许多坎坷后，看透了世人和世事，她的性格、为人处世的方式，就连她梳的麻花髻，掖在身上的麻纱手绢，烧烟丝的手法，无不显得“一身轻俏”。最后，她勇敢且毫不迟疑地跟随德先叔离开，依然是“一身轻俏”。一个性格洒脱、聪明灵巧却命运多舛的女子似乎活脱脱地站在了我们面前。

《驴打滚儿》通过讲述用人宋妈的不幸遭遇，反映了下层劳动人民的辛酸生活。宋妈为了生计，放弃了为自己刚出生的孩子哺乳，最终又失去了自己的孩子，怀着一颗孤独的心离去。然而，她找不到可以改善生活的出路，不得不重复这样的人生悲剧。

《爸爸的花儿落了，我也不再是小孩子》中，爸爸去世了，小英子面对长女的责任，内心悲伤，却又表现得勇敢而沉静。“我也不再是小孩子”，童年就这样结束了……

这几个故事互不关联，却有着许多共通之处。故事的主角都与英子建立起一定的感情，但随着世事变迁，这些人都由于种种原因离开了英子，甚至是永别。这也构成了本书的感情基调——快乐的童年生活只是表层，遮不住的却是复杂而又多变的成人世界和社会带来的忧伤、困惑和思考——所有人的遭遇都带有不幸，在动荡的社会



面前，命运捉摸不定，让人觉得忧伤；疯子并不是真疯，小偷也不完全是坏人，兰姨娘既叫人爱也叫人不愉快，宋妈来了“我”家却失去了自己的孩子，这些都让幼小的英子感到困惑，也促使她思考并成长。但这些忧伤、困惑和思考都隐含在一个小女孩稚嫩的语言和心思中，使得忧伤并不痛苦，困惑但没有迷茫，思考充满了深意。这正是《城南旧事》的高明之处。

另外，《城南旧事》的情节安排，恰到好处。比如《惠安馆》中，小英子每次去找秀贞玩，秀贞便讲述一部分自己的故事，另外又借宋妈和换洋火的老婆子的口，从不同侧面多次才将秀贞的故事讲述完整，然而整个叙述不仅不显凌乱，反而让人觉得每次在特定场合透露的信息都不多不少，恰到好处。这样留着悬念，将故事的全貌逐层剥开，展现给人看，也给读者创造了想象的空间。作者还善于用朴素的白描语言，三言两语将人物、事件描写得活灵活现，例如对秀贞眼泪窝的描述，兰姨娘的出场，没有一句华丽的辞藻，却形象、恰当、自然，令人回味。

《城南旧事》的故事讲得美，语言写得美，里面的人和生活都很美，所表达的情感和思想更美，宛如一幅墨迹淡雅的国画，用浅浅的笔墨却勾勒出深远的意境，每看一次，都让人为之感动。所以，这么多年过去了，时代虽已不同，老北京也成了历史，但人们仍然对这部作品保持着最初的喜爱，足见它的魅力。





目 录

惠安馆	1
我们看海去	95
兰姨娘	137
驴打滚儿	169
爸爸的花儿落了,我也不再是小孩子 ...	194

冬阳 童年 骆驼队

——《城南旧事》出版后记 205



惠安馆

—

太阳从大玻璃窗透进来，照到大白纸糊的墙上，照到三屉桌上，照到我的小床上来了。我醒了，还躺在床上，看那道太阳光里飞舞着的许多小小的，小小的尘埃。宋妈过来掸窗台，掸桌子，随着鸡毛掸子的舞动，那道阳光里的尘埃加多了，飞舞得更热闹了，我赶忙拉起被来蒙住脸，是怕尘埃把我呛得咳嗽。

宋妈的鸡毛掸子轮到来掸我的小床了，小床上

的棱棱角角她都摔到了，掸子把儿碰在床栏上，格格地响，我想骂她，但她倒先说话了：

“还没睡够哪！”说着，她把我的被大掀开来，我穿着绒褂裤的身体整个露在被外，立刻就打了两个喷嚏。她强迫我起来，给我穿衣服。印花斜纹布的棉袄棉裤，都是新做的，棉裤筒多可笑，可以直立放在那里，就知道那棉花够多厚了。

妈正坐在炉子边梳头，倾着身子，一大把头发从后脖子顺过来，她就用篦子篦呀篦呀的，炉上是一瓶玫瑰色的发油，天气冷，油凝住了，总要放在炉子上化一化才能擦。

窗外很明亮，干秃的树枝上落着几只不怕冷的小鸟，我在想，什么时候那树上才能长满叶子呢？这是我们在北京过的第一个冬天。

妈妈还说不好北京话，她正在告诉宋妈，今天买什么菜。妈不会说“买一斤猪肉，不要太肥”。她说：“买一斤租漏，不要太回。”

宋妈梳完了头，用她的油手抹在我的头发上，也给我梳了两条辫子。我看宋妈提着篮子要出去了，连忙喊住她：

“宋妈，我跟你去买菜。”

宋妈说：“你不怕惠难馆的疯子？”

宋妈是顺义县的人，她也说不好北京话，她说成“惠难馆”，妈说成“灰娃馆”，爸说成“飞安馆”，我随着胡同里的孩子说“惠安馆”，到底哪一个对，我不知道。

我为什么要怕惠安馆的疯子？她昨天还冲我笑呢！她那一笑真有意思，要不是妈紧紧拉着我的手，我就会走过去看她，跟她说话了。

惠安馆在我们这条胡同的最前一家，三层石台阶上去，就是两扇大黑门凹进去，门上横着一块匾，路过的时候爸爸教我念过：“飞安会馆”。爸说里面住的都是从“飞安”那个地方来的学生，像叔叔一样，在大学里念书。

“也在北京大学？”
我问爸爸。

“北京的大学多着呢，还有清华大学呀！燕京大学呀！”



“可以不可以到飞安——不，惠安馆里找叔叔们玩一玩？”

“做唔得！做唔得！”我知道，我无论要求什么事，爸终归要拿这句客家话来拒绝我。我想总有一天我要迈上那三层台阶，走进那黑洞洞的大门里去的。

惠安馆的疯子我看见好几次了，每一次只要她站在门口，宋妈或者妈就赶快捏紧我的手，轻轻说：“疯子！”我们便擦着墙边走过去，我如果要回头再张望一下时，她们就用力拉我的胳膊制止我。其实那疯子还不就是一个梳着油松大辫子的大姑娘，像张家李家的大姑娘一样！她总是倚着门墙站着，看来来往往过路的人。

是昨天，我跟着妈妈到骡马市的佛照楼去买东西，妈是去买擦脸的鸭蛋粉，我呢，就是爱吃那里的八珍梅。我们从骡马市大街回来，穿过魏染胡同，西草厂，到了椿树胡同的井窝子，井窝子斜对面就是我们住的这条胡同。刚一进胡同，我就看见惠安馆的疯子了，她穿了一件绛紫色的棉袄，黑绒的毛窝，头上留着一排刘海儿，辫子上扎的是大红绒绳，她正把大辫子甩到前面来，两手玩弄着辫梢，愣愣地看着对面人家院子里的那棵老洋槐。干树枝子上有



几只乌鸦，胡同里没什么人。

妈正低头嘴里念叨着，准是在算她今天共买了多少钱的东西，好跟无事不操心的爸爸报账，所以妈没留神已经走到了“灰娃馆”。我跟在妈的后面，一直看疯子，竟忘了走路。这时疯子的眼光从洋槐上落下来，正好看到我，她眼珠不动地盯着我，好像要在我的脸上找什么。她的脸白得发青，鼻子尖有点红，大概是冷风吹冻的，尖尖的下巴，两片薄嘴唇紧紧地闭着。忽然她的嘴唇动了，眼睛也眨了两下，带着笑，好像要说话，弄着辫梢的手也向我伸出来，招我过去呢。不知怎么，我浑身大大地打了一个寒战，跟着，我就随着她的招手和笑意要向她走去。——可是妈回过头来了，突然把我一拉：

“怎么啦，你？”

“嗯？”我有点迷糊。妈看了疯子一眼，说：

“为什么打哆嗦？是不是怕——是不是要溺尿？快回家！”我的手被妈使劲拖拉着。

回到家来，我心里还惦念着疯子的那副模样儿。她的笑不是很有意思吗？如果我跟她说话——我说：“嘿！”她会怎么样呢？我愣愣地想着，懒得吃晚饭，实在也是八珍梅吃多了。但是晚饭后，妈对宋妈说：

“英子一定吓着了。”然后给我沏了碗白糖水，叫我喝下去，并且命令我钻被窝睡觉。……

这时，我的辫子梳好了，追了宋妈去买菜，她在前面走，我在后面跟着。她的那条恶心的大黑棉裤，那么厚，那么肥，裤脚缚着。别人告诉妈说，北京的老妈子很会偷东西，她们偷了米就一把一把顺着裤腰装进裤兜子，刚好落到缚着的裤脚管里，不会漏出来。我在想，宋妈的肥裤脚里，不知道有没有我家的白米？

经过惠安馆，我向里面看了一下，黑门大开着，门道里有一个煤球炉子，那疯子的妈妈和爸爸正在炉边煮什么。大家都管疯子的爸爸叫“长班老王”，长班就是给会馆看门的，他们住在最临街的一间屋子。宋妈虽然不许我看疯子，但是我知道她自己也很爱看疯子，打听疯子的事，只是不许我听我看就是了。宋妈这时也向惠安馆里看，正好疯子的妈妈抬起头来，她和宋妈两人同时说“吃了吗？您！”爸爸说北京人一天到晚闲着没有事，不管什么时候见面都要问吃了没有。

出了胡同口往南走几步，就是井窝子，这里满地是水，有的地方结成薄薄的冰，独轮的水车来一

辆去一辆，他们扭着屁股推车，车子吱吱扭扭的响，好刺耳，我要堵起耳朵啦！井窝子有两个人在向深井里打水，水打上来倒在一个好大的水槽里，推水的人就在大水槽里接了水再送到各家去。井窝子旁住着一个我的朋友——和我一般高的妞儿。我这时停在井窝子旁边不走了，对宋妈说：

“宋妈，你去买菜，我等妞儿。”

妞儿，我第一次是在油盐店里看见她的。那天她两只手端了两个碗，拿了一大枚，又买酱，又买醋，又买葱，伙计还逗着说：“妞儿，唱一段才许你走！”妞儿眼里含着泪，手摇晃着，醋都要洒了，我有说不出的气恼，一下蹿到妞儿身旁，叉着腰问他们：

“凭什么？”

就这样，我认识了妞儿。

妞儿只有一条辫子，又黄又短，像妈在土地庙给我买的小狗的尾巴。第二次看见妞儿，是我在井窝子旁边看打水。她过来了，一声不响地站在我身边，我们俩相对笑了笑，不知道说什么好。等一会儿，我就忍不住去摸她那条小黄辫子了，她又向我笑了笑，指着后面，低低的声音说：

“你就住在那条胡同里？”

“嗯。”我说。

“第几个门？”

我伸出手指头来算了算：

“一，二，三，四，第四个门。到我们家去玩。”

她摇摇头说：“你们胡同里有疯子，妈不叫我去。”

“怕什么，她又不吃人。”

她仍然是笑笑地摇摇头。

妞儿一笑，眼底
下鼻子两边的肉就
会有两个小漩涡，很
好看，可是宋妈竟跟
油盐店的掌柜说：

